

古今词义
演变举隅

李绍唐 著

非外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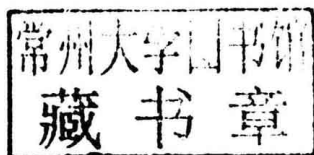
张文书出版社

GUJIN CIYI YANBIAN JUYU

古今词文演变举隅

志公题

李绍唐 著



语文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古今词义演变举隅 / 李邵唐著. -- 北京 : 语文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187-0331-9

I. ①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汉语—词义—研究
IV. ①H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6184号

责任编辑	章承董
装帧设计	刘姗姗
出 版	 语文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
电子信箱	ywbsywp@163.com
排 版	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	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规 格	890mm × 1240mm
开 本	A5
印 张	5.875
字 数	127千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-2,000
定 价	20.00元

 010-65253954(咨询) 010-65251033(购书) 010-65250075(印装质量)

序



张志公

无论是学习语言或者教语言或者研究语言，词汇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词是语言的备用成分。人们说的或者写的一篇一篇、一段一段的话，是由许多句子组成的，而句子则是由词组成的。好比盖房子，词是备用材料。只有备用的材料充足、丰富，才有可能很方便地盖出合乎需要的、各式各样的、既实用又美观的房子来。一种语言是否丰富，决定于它的词汇是否丰富；一个人的语言能力，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他掌握词汇能力的高低。一个人掌握词汇的情况，还不仅仅反映他的语言水平，同时也反映他的文化、知识（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）、思维能力、性格修养、趣味情操、思想境界。

从教和学的角度看，如果说教或学一种第二语言（国内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或者一种外国语言），词汇很重要，那么教、学母语，词汇就显得更加重要。一个幼儿，一般两周岁前后话就说得不错了，入学前后就称得起说得很好了，语音、语法在几年的语言实践中已经学会了（当然，都还只是感性的，没有理性认识，如果母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，也还得学普通话），但是由于生活范围和知识领域的局限，词汇远不够用，就连从实际生活和语言实践中学到的那些词，理解往往是肤浅的，使用往往是没有把握的，有些是能对付听懂（朦胧的懂）而根本不会使用的。所以入学以后的儿童，直到进了中学的少年、青

年，所谓学语文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主要是扩充词汇，提高词汇能力——自然不是去念词典、背词表，而是通过听说读写多项活动使词汇得到扩充、词汇能力得到提高的。学词汇，认真说起来，比学语言、学语法要难得多。

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，当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。然而在语言的多因素中，词汇的社会性最强，它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敏感，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最迅速。这里所谓社会性，不仅指社会制度、社会结构、社会意识，以至风俗习惯，等等，也包括人对自身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发展变化，也就是人的知识结构的发展变化。因此，除了基本词汇中最基本的那一小部分之外，词汇的稳定性最差，变动性和复杂性最大。由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汉语历史最久，使用的地域最广，人口最多，特别由于汉语使用的是所谓“方块”汉字这么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，以致汉语词汇的复杂性格外突出。从时间上说，上下几千年古今交错；从地域上说，方圆千万里，方言纷繁，“雅言”“通语”与“土语”杂糅。不断出现新词反映新事物新概念；不断利用旧词变更其原义而赋予新义以便新用；或则旧义新义并存，或则略转原义加以引申；原属“雅言”，书面上偶尔用之，既久，用者渐多，终又进入“通语”；原属“通语”，用者渐少，终至成为“雅言”甚至“僻语”；“通语”所缺，供“方言”“土语”以补充之，或则“通语”本有，又以义同义近的“方言”“土语”增益之，既久，皆成“通语”，于是出现大量义同义近、大同小异的词群或词族；如此等等，如此等等。汉语词汇复杂的情况，于此可见。这里还没说到国内多民族语言的交流，词语的互相转借，以及汉语同外国语言的交流对词汇所产生的作用。

于是，就阅读而论，真正做到对每词每语都能切实理解其确切的含义，并非易事；就写作而论，用词真正能做到达意准确、明晰，与

前言后语相协调，从所写的内容和写给的对象两方面来说都很得体，更是相当困难，要求相当功力的。

语言是一种活动。静止地来看一个词，学一个词，研究一个词，比如对付词典里一个一个的词，已经够麻烦的。把词放在语言活动中去看，去学，去研究，那就更不简单了。

所以开头说，无论是学习语言或者教语言或者研究语言，词汇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治语言文字者了解这一点，因而不少人都重视词汇的研究工作，这在我国是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的。李绍唐先生《古今词义演变举隅》这部书表现了绍唐先生对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很深的造诣，它为我国汉语词汇学的宝库增添了很可贵的一章，值得欢迎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，这部书着重把古今词义的演变同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探讨、讲述，这是十分有见地的，并且是对学习词汇、教词汇大有帮助的。换言之，它不是纯粹静止地看词汇，而是把词汇放在活动着的语言中来看待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方法。全书写得深入浅出，雅俗共赏，并且书名“举隅”，重在指明方向，并不求多求全。从这些特点看，我相信这部书对中小学语文教师会有参考价值，对广大的语文爱好者、自学者会有不小的帮助。承作者绍唐先生示以原稿，得先睹之快，并嘱写序，谨抒浅见，向作者和读者请教。

1985年1月

前言



为了帮助读者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，比较有效地阅读文言文，这本小册子就语言词汇方面介绍一些古今词义的演变知识。

文言，距离我们现在语言实际比较远，它与现代汉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我们阅读一篇文言文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题，这里会出现语音、词汇、语法各方面的困难，但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却是词汇。词汇为什么会成为主要困难呢？这表现在两方面：一是字词数量多，汉字约有五万多，而构成的词那就更为纷繁众多，数量惊人；二是词义变化大，词义随着历史的演进，从古到今，一直在发展变化，有的词产生新义，丢失旧义，形成词义的古今差异，有的词义不断扩张引申，生殖繁衍，更形成词义的千差万别。如此说来，词汇实在是阅读文言文的主要障碍，是需要我们认真对付的。

现代汉语词汇和古代汉语词汇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，所谓继承，就是二者有基本相同的一面，所谓发展，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某些不同之处，这些都需要我们细致辨别、区分，深入研究、探索，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以便遵循。为了这个目的，这个小册子介绍了字和词的关系、什么是词义、词义演变的原因、词义演变与新词的产生、词义演变的特点、词义的古今差异、词的多义性、词义的历史演变等问题。为了讲清这些问题，又举出大量的实例，加以反复论证，

希望初学文言文的读者朋友能够举一反三，从而掌握词义演变的规律知识，在阅读文言文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承蒙语言专家张志公先生多方指导与帮助，并题签了书名，写了序言，同时还参考了专家们一些著作，统此谨致谢忱。

由于自己水平有限，疏漏、错误在所难免，敬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。

1984年10月

目 录



第一章 概述	1
一、字和词的关系	1
二、古今词义的继承和发展	4
三、关于词义演变的几个问题	6
第二章 古今词义的差异	19
一、古今形同义异词举例	19
二、古代两个单音词形成现代一个双音词举例	49
第三章 词的多义性	59
一、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及举例	59
二、词的假借义及举例	134
三、词的比喻义	156
第四章 词义的历史演变	159
对父亲的点滴回忆（代后记）	176

第一章 概述

一、字和词的关系

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，是记录汉语中最小意义单位的文字。最初，人们画一个太阳来代表“日”；画一个月亮来代表“月”；画一把刀，在刀上再加上一“丶”来代表“刃”；画一个口，又画一只鸟来代表“鸣”。因此说汉字是属于表意文字，而不属于表音文字，这是汉字的性质。汉字的每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形体，汉字的常用字有三千多个，这三千多个字就有三千多个不同的样子。而且每个汉字都是自成音节，都有它不同的读音。虽然有些字读音相同，例如“工、公、恭、躬、宫”都读gōng，“志、智、痣、治、痔、至”都读zhì，但是表示的意义各不相同。我们看到字形并不能正确地读出音来，但我们分析字的形体构造，可以帮助了解字的意义，这是汉字的特点。

从对汉字的性质和特点的简单分析中，可以约略看到“字”和“词”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词是一种语言建筑材料，是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；而文字呢，正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。这二者所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，都是语言中含有最小意义的词或词素的标志。不过，一个是口头语言中的词，一个是形之于书面

语言中的字罢了。

在古汉语中，除了少数只起标音作用的字，如“葡、萄、蟋、蟀、跖、蹶、窈、窕”等不成为词之外，一个字常常是一个词，而且单音词占的数量很大。例如“天、地、日、月、国、家、山、河”等，既是一个字，又是一个词。字和词、字义和词义是一致的。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家和语言文字学著作，也是把词称为字，他们解释字就是解释词，例如虚字、实字、连绵字等，又如《说文解字》《康熙字典》等，都是这样。于此可知，过去所说的字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词。另外，一个字是不是一个词也要看具体情况而定。例如“恐”和“惧”两个字，它们可以单独运用在下面句子里：“偿城恐不可得。”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）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”（《老子》）这两句的“恐”和“惧”分别都是词。但是“齐王闻之，君臣恐惧”（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）里的“恐惧”，就成了一个双音词，“恐”和“惧”是作为双音词中的词素出现而不是词了。又如“春”和“秋”，原指两个不同的季节，都是可以自由运用的词，但是两个字凝结在一起，就成为一个双音词。“春秋匪懈，享祀不忒”（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）里的“春秋”，是指“岁时、四季”；“且陛下富于春秋，未必尽通诸事”（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）里的“春秋”，是指“年龄”，“春”和“秋”两个字都成为词素了。再如“寻常”原为单位面积，八尺为“寻”，倍“寻”为“常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其察色也，不过墨丈寻常之间。”（墨，五尺）其中的“墨丈寻常”可以说它们分别都是词，合在一起是指短距离或小面积。但“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（杜甫《曲江》）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（刘禹锡《乌衣巷》）里的“寻常”却牢固地凝结成一个词了，它的意义由“长度”变成“普通”“平常”了。所以我们

不能把字和词绝对等同起来，如果这样，不仅不符合现代汉语的实际，也不符合文言文的实际。

在古代汉语里，一个词往往和字分不开，因为一个字（词）还有它一定的形体。字的形体构造一般可以表示一个字（词）的本义或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。因此，字形是我们了解字（词）义的重要依据，分析字形有助于我们掌握字（词）义。

关于汉字的形体构造，早在战国时代就有“六书”的说法。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：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以六书。”但是还没有“六书”每一书的具体名称。到了东汉，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里才对“六书”作了系统的解释：“一曰指事，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，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屈，日月是也。三曰形声，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四曰会意，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，武信是也。五曰转注，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六曰假借，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，令长是也。”这是传统上所说的“六书”，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六种造字方法。其实，这不是什么人事先为了造字所订出的造字条例，而是战国以后的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分析归纳出来的字体分类，也可以说明当初人们造字的类型。其实，造字法只有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四种。假借是同音假借，是一种用字的方法；转注是字的互训，是解释字义的方法。象形，如“牛、羊、豕、马”等。象形字是按照事物的形状的轮廓，画成相似的图形。指事，如“上、下、本、末”等。指事字是用抽象符号和象形符号来表明意义所在，使人看了能够认识，思考以后能懂得它的含义。会意，如“从”是前后两人相随；“采”上面是手，下面是木，表示用手在树上摘东西；“走”是一个人走路时两臂摆动的样子，“走”在古时是

“跑”的意思；“武”是表示人扛戈行动起来，意思是去用武；“年”是人在禾下收获，表示谷熟（年成）。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合在一起，从中会出新的意义来。形声，如：“轮”是左形右声；“期”是右形左声；“草”是上形下声；“想”是下形上声；“问”是内形外声；“店”是外形内声。形声字是拿表示事物的独体字来表示这个新字的含义，再拿可以比况这个新字读音的独体字表示它的读音，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半形半声的合体字。

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今天的字形和古代的字形往往有很大的差异，决不能全用今天的字形去分析字义。这是因为汉字的形体，由甲骨文、金文到篆文，再由篆文到隶书、楷书，几经变易，多数已经失去其本来面目。因此若仅仅根据现在汉字的形体去推求字义，就会发生很多错误。更何况两千年来文字学者大都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为金科玉律。其实许氏根本未见过古文字，是根据小篆来分析字义的，因而难免会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。而历代迷信许氏的学者，则错误相因，其纰缪荒疏之处，自然更多，这对于我们解释汉字的工作会带来影响。由于上述原因，只用分析字形的方法去把握字义，就有一定困难了。但是，我们还是承认大多数汉字的字形是体现字义的，因此我们还必须掌握一定的古文字学知识，弄清一些汉字的原来面貌，搞清它的原来结构，从而探求汉字（词）的正确含义。

二、古今词义的继承和发展

历史是前进的，社会是发展的。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，它也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。但同时它也不可能变化得很大，因为它一方面有发展，一方面还有它的

继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。因为有继承，所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许多相同之处；因为有发展，所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又有许多不同之处。

就词义来说，也有继承和发展。如前所述，词是由声音和意义结合而成的统一体，声音就是词的读音，意义就是词的含义。因为词义是由客观事物决定的，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明确下来的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，因此词义也有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，甚至有些词义直到今天仍旧是几千年前的意义，一直保持不变。例如“风、雨、水、火、天、人、牛、鸡、弟、妹”等，它们所指称的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同一概念，古今词义没有什么两样。再如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的第一句：“十年春，齐师伐我。”七个字中，就有“十”“年”“春”“我”四个字还保留在现在口语中，这些词属于基本词汇，词义是古今一致的。此外，现代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文言词，如“踌躇、仿佛、谢罪、君子、先生”，还有一些常用的虚词，如“为、而、然、则”。这是现代汉语直接从文言中继承下来的一些还有生命力的一般词汇，这些词的意义也是古今相同的。

不过，这部分词汇为数极少，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词汇（主要是一般词汇），它们的词义从古到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变化，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也起了变化。这样一来，有些表现客观事物的词，在原有的意义之外又获得了新的意义、新的用法。词义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一些旧词消失了，一些新词产生了。例如“君、臣、妾、婢、笏、辇、宗庙、孝悌”等，还有“履、冠、博、弈、黔首、赤县”等。前者所表示的旧事物、旧思想已不存在；后者所表示的事物、行为虽然存在，但现在已经改变了

说法，现在不说“履、冠、博、弈、黔首、赤县”，而说“鞋、帽子、赌钱、下棋、百姓、中国”了。

第二，随着语言的发展，古代的单音词大都变为现代的多音词。例如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：“齐师伐我，公将战。”在现代汉语里，这些单音词都变为双音词：齐——齐国，师——军队，伐——攻打，我——我国，公——庄公，将——就要，战——迎战。多音词代替单音词，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，结果使汉语词汇日趋丰富，词义日趋严密了。

第三，旧词具有了新的含义。例如“革命”一词，《易经·革》：“汤武革命。”“革”当“改革”讲，“命”当“天命”讲，“革命”即一个新的王朝统治者代替了原来的旧王朝统治者，古人称做“王者易姓”；而现在“革命”的意义是指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，解放生产力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运动。又如：“共和”一词，按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说法，周公、召公二相共同执政，曰共和，即两相共同议政；而现在“共和”的意义是指废除君主制，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，谓之共和政体。由此可见，随着社会的变化，词义的发展变化也是很大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古今词义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。词义的继承与发展，既造成了古今词义的差异，也造成了词的多义性。

三、关于词义演变的几个问题

（一）词义演变的原因

我们知道，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，是一个历史范畴，有它

的时代性和社会性。语言中的词汇这个要素是最为活泼的，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经常处在变动之中。这不仅表现在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失上，也表现在词义的演变上。例如“字”这个词，它的本义是“生孩子”，引申义为“抚育、抚养”。在秦以前，“字”还没有文字的意义，当时的文字只称“文”和“书”，不叫作“字”，秦刻石才开始将“文字”连用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说：“盖依类象形，故称为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”这就是说，独体为文，合体为字。又说：“字者，言滋乳而浸多也。”意思是那些合体的“字”是由单体的“文”滋生出来的。到了汉代，“文字”才成为“字”的常用义。

再如“姓”，有不少古姓，如姜、姬、姚、嬴、姒等都加“女”旁，这暗示先民曾经历过母系社会，在母系社会里，子孙都是以母姓为姓的。在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，一般平民只有名而无姓。古代除了姓之外还有“氏”，所谓“氏”就是古代同姓贵族的分支的称号，如楚国国君本姓芈，楚武王熊通之子名瑕，受封于屈邑，子孙后代就以屈为氏了，如屈原。古代多以官或以封邑为氏，这种情况当然指的是男子方面，所以这又是古代男子称氏、女子称姓的由来。男子称氏是用来“明贵贱”，女子称姓是用来“别婚姻”，看起来男子的“氏”又高于女子的“姓”，而“姓”只是女子的代名词了。同时这也说明妇女在宗法制度下降居于从属地位了。到战国以后，人们以氏为姓，姓氏逐渐合而为一，汉代则通称为姓，一般平民也可以有姓了。从以上姓氏制度来看，“姓”的含义是几经变化的。

再如“墓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墓，丘也。”又：“坟，墓也。”可见“墓”就是“坟”，坟墓是隆起的土丘。《周礼》有“墓大夫”（古时掌管邦墓的官）的记载。郑玄注：“墓，冢莹之地，孝子所

思慕之处。”这也说明墓地隆起可见。阮籍《咏怀》诗：“丘墓蔽山冈。”这又说明坟墓之大而且多。但是《方言·十三》：“凡葬无坟谓之墓。”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古也墓而不坟。’”郑玄注：“古谓殷时也。”这说明“古”是指殷商时期。根据现代考古工作报告，我们知道殷代和西周的墓都还没有坟堆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庶人不封不树。”（平民的墓不封土不植树。）从上述的材料可知，殷商以至西周只有墓而不起坟，其后庶人也不起坟，只有尊贵者才有坟丘。再往后到了汉代，墓与坟就没有区别了。于此可知，一个时代的制度怎样，也在“墓”的意义上反映出来。以上事例说明，词义的演变是和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。

词义的演变跟古人的风俗习惯有关系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，是积久形成的，是普遍存在的，它往往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。社会发展了，风俗习惯也会跟着变易，这样，不同的风俗习惯也常常影响着词义的演变。如“青”字，本是指蓝色或绿色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：“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。”（靛青，是以蓼蓝中提取出来的，却比蓼蓝的颜色更青）这指的是蓝色。刘禹锡《陋室铭》：“草色入帘青”（草色映入帘内而发出绿色），这里指的是绿色。但是《礼记·礼器》的“或素或青”，“素”是白色，“青”却是黑色。为什么把“黑”说成“青”呢？这是封建社会忌讳说“黑”。因为黑色是不吉利的象征，把“黑”说成“青”，是为了迎合旧社会一般人的心理。直到今天，不少地方还流行着以“青”代替“黑”的习惯，如把黑布说成青布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“坐”，这个词的意义古今基本相同，不过古人坐的姿势和现在却不相同。古人是铺席于地，两膝着席，臀部压在脚跟上，这就叫“坐”。如果遇有意外的事情出现或向对方表示敬意，就腰板挺直，臀部离开脚跟，叫作“长跪”，又叫作